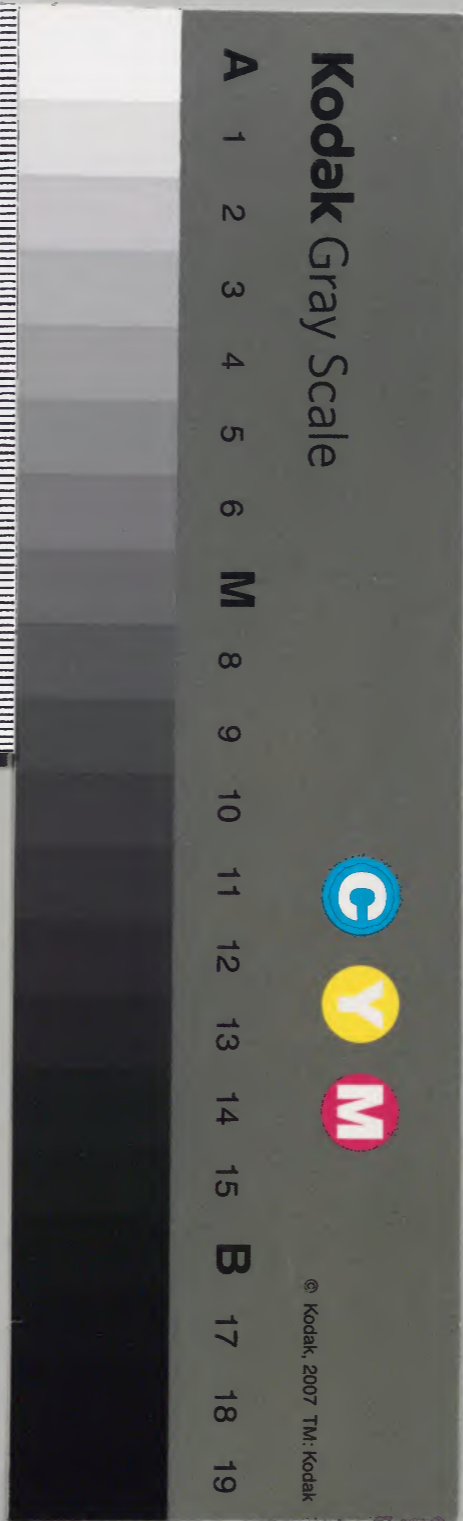


資治通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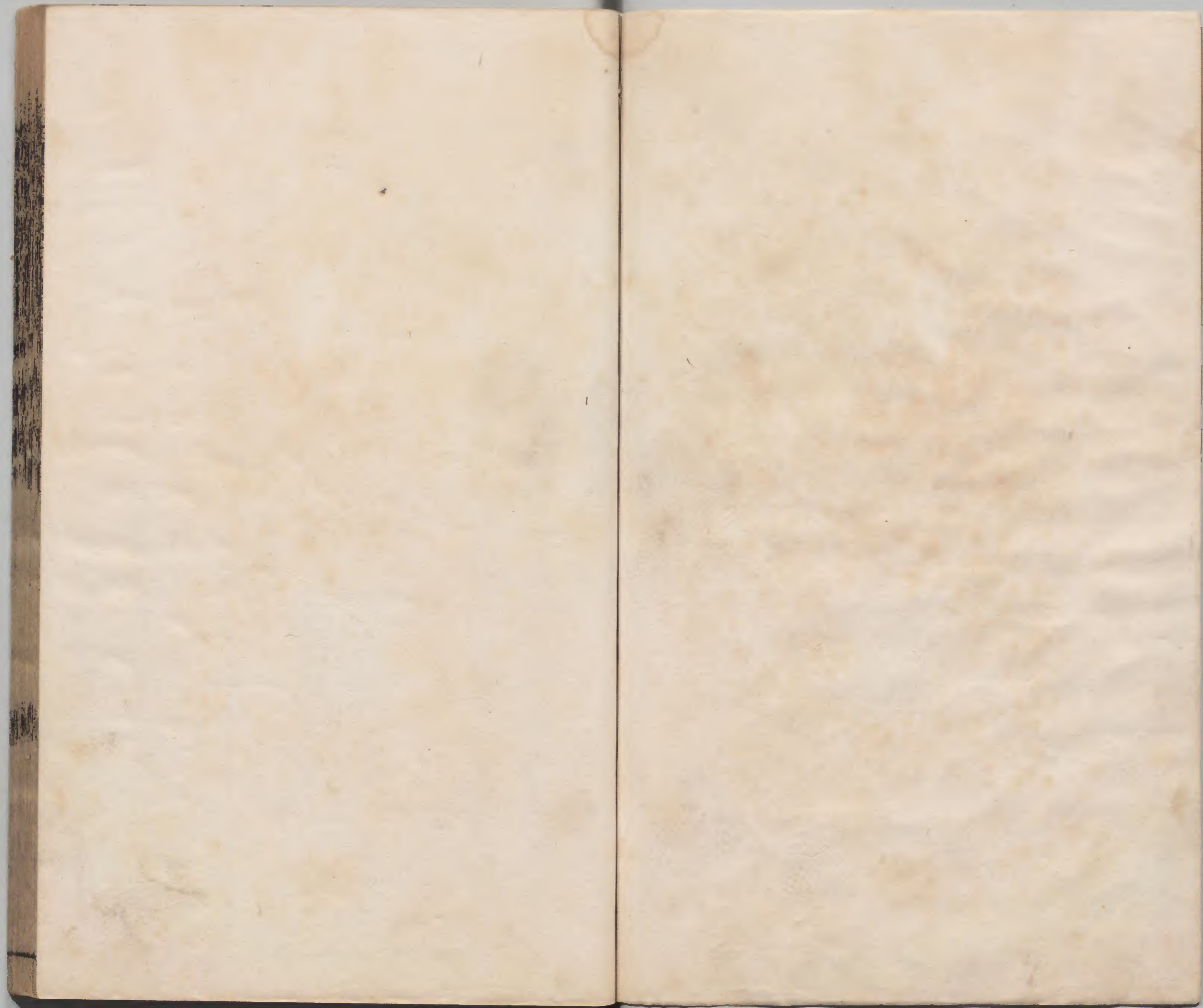
魏紀

自七十五
至七十六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8
冊數	180 (45)
函號	剛 7 1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五

淺草文庫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
事柱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馬司馬光奉
勅編集

宋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明 後學 長洲陳仁錫 評閱

魏紀七 起柔兆攝提格盡
玄默涸灘凡七年

邵陵厲公中

正始七年春二月吳車騎將軍朱然寇柎中 柎讀如
祖揚正

衡測 瓜翻 殺略數千人而去 幽州刺史母丘儉以高句

母丘儉

通鑑卷第七十五 魏紀七 邵陵厲公

得來

通鑑卷七十五

魏紀一

驪王位宮數為侵叛句如字又音駒驪力督諸軍討

之位宮敗走儉遂屠九都高山驪都於九都之下多

車束馬以上九都可知矣唐志自鴨綠江口舟行百餘里乃小舫泝流東北行凡五百三十里而至九都城斬獲首虜以千數句驪之臣得來數諫位宮位宮

不從得來歎曰立見此地將生蓬蒿遂不食而死儉

令諸軍不壞其墓壞音怪不伐其樹得其妻子皆放遣

之位宮單將妻子逃竄儉引軍還未幾復擊之幾居豈翻

復扶位宮遂犇買溝後漢書東夷傳買溝婁北沃沮

又翻名城為溝婁杜佑曰北沃沮一名買溝婁又曰高句麗居統升骨城漢為縣屬玄菟郡賜以衣幘朝服鼓

吹常從郡受之後稍驕恣不復詣郡但於東界築小城以受之遂名此城為幘溝漢溝漢者高麗名城也

建安中其王伊婁樓更作新國都於九都山下在泚流水西魏正始中母丘儉屠九都銘不耐城而還又

曰東沃沮在蓋馬大山之東北沃沮一名買溝漢去南沃沮八百餘里與挹婁接

太守王頎追之過沃沮千有餘里沃沮之地在蓋馬儉遣玄菟

滅朝鮮開置玄菟郡治沃沮城後玄菟內徙沃沮更屬樂浪光武廢省就以其渠師為縣侯其國小迫於

句驪遂臣屬焉菟同都至肅慎氏南界魏東夷挹婁

翻頎渠希翻沮千余翻也刻石紀功而還所誅納八千餘口言誅殺者及

千餘口還從論功受賞侯者百餘人秋九月吳主

宣翻又如字以驃騎將軍步騭為丞相驃匹車騎將軍朱然為左

大司馬衛將軍全琮為右大司馬分荊州為二部以

鎮南將軍呂岱為上大將軍督右部自武昌以西至

通鑑卷七十五

魏紀一

邵陵厲公

二

蒲圻 水經注陸水出長沙下雋縣西逕蒲圻縣北又逕蒲嶷山北入大江謂之陸口江水又逕蒲嶷山

今在嘉魚縣境蓋蒲圻縣初置于此宋白曰蒲圻縣漢沙羨縣地吳黃武二年於沙羨縣置蒲圻縣在荆江口因湖以稱故曰蒲圻

諸葛恪為大將軍督左部代陸遜鎮武昌 漢大赦

大司農河南孟光 光河南洛陽人於眾中責費禕曰

夫救者偏枯之物 木之一邊碩茂一邊焦槁者謂之偏枯救者赦有罪也有罪者赦則

姦惡之人抵法而獲免於罪良善之人受抑而不獲伸故謂之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

也衰敝窮極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權而行之耳今主

上仁賢百僚稱職何有旦夕之急而數施非常之恩

稱尺證翻數所角翻以惠姦究之惡乎禕但顧謝蹴躅而已 子蹴

六翻脚翻初丞相亮時有言公惜救者亮答曰治世以

大德不以小惠 治直之翻故匡衡吳漢不願為救 匡衡疏見三十

八卷元帝永光二年吳漢言見四十三卷光武建武二十年先帝亦言吾周旋陳

元方鄭康成間 陳紀字元方鄭玄字康成每見啟告治亂之道悉

矣曾不語赦也 治直吏翻若劉景升季玉父子 劉琮字季玉歲

歲赦宥何益於治 治直吏翻由是蜀人稱亮之賢知禕不

及焉 蜀人賢孔明而劣費禕固不特惜救一事而已

陳壽評曰諸葛亮為政軍旅數興而赦不妄下 數

角翻下同不亦卓乎 下遐稼翻

吳人不便大錢乃罷之 青龍四年吳鑄大錢一當五百景初二年吳又鑄大錢一

百景初二年吳又鑄大錢一

當漢主以涼州刺史姜維爲衛將軍與大將軍費

禕並錄尚書事費父汶山平康夷反維討平之漢武帝元

封二年分蜀郡北部置汶山郡宣帝地節三年合蜀郡蜀又分爲汶山郡又立平康縣屬焉杜佑曰汶山郡今蜀郡西北通化郡地冉駹所居也宋白曰茂州通化郡古汶山郡劉昫曰維州薛城縣蜀將姜維討

汶山叛羌卽此地也今州漢主數出遊觀增廣聲樂

城卽姜維故壘汶讀曰岷太子家令巴西譙周上疏諫曰魯王莽之敗豪桀並

譙周

起以爭神器才智之士思望所歸未必以其勢之廣

陋惟其德之厚薄也於時更始公孫述等多已廣大

更工然莫不快情恣欲怠於爲善世祖初入河北馮

異等勸之曰當行人所不能爲者遂務理冤獄崇節

儉北州歌歎聲布四遠於是鄧禹自南陽追之事見

九卷漢更吳漢寇恂素未之識舉兵助之其餘望風

慕德邳彤耿純劉植之徒至於輿病齋棺襁負而至

不可勝數事並見更始二年故能以弱爲彊而成帝

業及在洛陽嘗欲小出銚期進諫卽時還車銚期傳

嘗與期門近出期頓首車前曰臣聞古今之誠變生不意誠不願陛下微行數出帝爲之回輿而還銚音

姚及潁川盜起寇恂請世祖身往臨賊聞言卽行事

四十二卷故非急務欲小出不敢至於急務欲自安

不爲帝者之欲善如此故傳曰百姓不徒附誠以德

先之也傳直戀翻今漢遭厄運天下三分雄哲之士

先悉薦翻

摸狀與王如見生面

思望之時也

言思望賢主混一

臣願陛下復行人所不能為

者以副人望

復扶又翻

且承事宗廟所以率民尊上也今

四時之祀或有不臨而池苑之觀或有仍出臣之愚

滯私不自安夫憂責在身者不暇盡樂

樂音洛下同

先帝

之志堂構未成

書大誥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

誠非盡樂

之時願省減樂官後宮凡所增造但奉脩先帝所施

施式支翻設也

下為子孫節儉之教漢主不聽

八年春正月吳全琮卒 二月日有食之時尚書何

晏等朋附曹爽好變改灑度太尉蔣濟上疏曰魯大

舜佐治戒在比周

舜之佐堯也驩兜共工自相稱引則流放之讒說殄行則聖之戒比

周公輔政慎於其朋

書洛誥謂

灑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以垂於後豈中下

之吏所宜改易哉終無益於治適足傷民宜使文武

之臣各守其職率以清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

吳主詔徙武昌宮材瓦繕脩建業宮有司奏言武

昌宮已二十八歲

吳以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都武昌至是已二十八年

恐不

堪用宜下所在

下遐下通者凡吳境內悉

也然吳主曰大禹以卑宮為美今軍事未已所在賦斂

若更通伐妨損農桑徙武昌材瓦自可用也乃

斂力

若更通伐妨損農桑徙武昌材瓦自可用也乃

晉諸司所記多失實

徙居南宮三月改作太初宮晉太康地記曰吳有太初宮方三百丈令

諸將及州郡皆義作以下奉上義當助作宮室大將軍爽用何晏

鄧颺下謚之謀遷太后於永寧宮據後魏起永寧寺於銅駝街西意即

前魏永寧殿故處也又據陳壽志太后稱永寧宮非徙也意者晉諸臣欲增曹爽之惡以遷字加之耳晉

書五行志曰爽遷太后於永寧宮太后與帝相泣而別蓋亦承晉諸臣所記也專擅朝政

直朝多樹親黨屢改制度太傅懿不能禁與爽有隙五

月懿始稱疾不與政事為司馬懿誅曹爽吳丞相

步騭卒帝好褻近羣小近其遊宴後園秋七月尚

書何晏上言自今御幸式乾殿參考魏晉所記式乾殿當在皇后宮坤為

母乾為父言皇后為天下及遊豫後園宜皆從大臣

詢謀政事講論經義為萬世灋冬十二月散騎常侍

諫議大夫孔又上言秦置諫大夫掌論議後漢增為諫議大夫今天下已

平陛下可絕後園習騎乘馬騎奇出必御輦乘車天

下之福臣子之願也帝皆不聽寄翻吳主大發衆集建

業揚聲欲入寇揚州刺史諸葛誕使安豐太守王基

策之安豐縣屬六安國後漢屬廬江郡魏分置安豐郡屬豫州策之者計之也基曰今

陸遜等已死孫權年老內無賢嗣中無謀主權自出

則懼內釁卒起卒讀癰疽發潰遣將則舊將已盡新

將未信疽千余翻此不過欲補綻支黨從丈澗還自

保護耳已而吳果不出是歲雍涼羌胡叛降漢於雍

用翻降漢姜維將兵出隴右以應之與雍州刺史郭

淮討蜀護軍夏侯霸戰于洮西水經注洮水與蜀白水俱出西傾山山南

即白水源山東即洮水水源洮水東流逕吐谷渾中又東逕臨洮安故狄道又北至抱罕入于河諸縣皆在洮東若洮西則羌虜所居也洮土刀翻胡王白虎文治無戴等率部落

降維維徙之入蜀蜀志曰居于繁縣據姜維傳則白虎文與治無戴二人也又魏志曹

真討被叛胡治元多淮進擊羌胡餘黨皆平之

九年春二月中書令孫資癸巳中書監劉放三月甲

午司徒衛臻各遜位以侯就第位特進鷄棲樹之言固中而三馬

食一槽矣夏四月以司空高柔為司徒光祿大夫徐邈

為司空邈嘆曰三公論道之官無其人則缺書曰三公論道

員哉

不必備惟其人豈可以老病忝之哉忝辱遂固辭

不受五月漢費禕出屯漢中自蔣琬及禕雖身居

於外慶賞刑威皆遙先諮斷斷丁亂翻諮斷者諮之使斷決也然後

乃行禕雅性謙素當國功名略與琬比秋九月以

車騎將軍王凌為司空涪陵夷反涪陵縣漢屬巴郡蜀分置涪陵

郡唐之涪州朱白曰涪州涪陵郡漢為涪陵縣地蜀先王以地控江源於此立涪陵郡領漢平漢葭二縣

四夷縣道記云故城在蜀江之南涪江之西其涪江南自黔中來由城之西泝蜀江十五里有雞鳴峽上有枳城即漢枳縣也李雄據蜀後枳縣荒廢桓溫定

蜀別立枳縣於今郡東北十里周武帝保定四年涪陵首領田思鶴歸化於故枳城立涪陵鎮隋開皇三

年移漢平縣於鎮城仍改漢平為涪陵縣因鎮為名唐為涪州元和三年以涪州疆理與黔中接近勅隸黔中按華陽國志云涪陵巴之南鄙從枳縣入泝涪

通鑑卷之三十三 魏巴七 邵陵厲公 七

水秦司馬錯山之取楚黔中地漢興常為都尉理山
 險水灘人多獲蠶唯出丹漆蜜枳縣即涪州所理漢
 建安中涪陵謝本以為涪陵廣大白州牧劉璋分置丹
 興漢葭二縣以為郡璋乃分涪陵立永寧兼丹興漢
 葭合四縣置屬國都尉理涪陵蜀先主改為郡改永
 寧曰萬寧又增立漢復縣後主又立漢平縣晉太康
 地志省丹興縣移理漢復又言萬寧在郡南水道
 九百里其萬寧蓋今費州是蜀後主延熙中涪陵大
 姓徐巨反鄧艾討平之漢涪陵蓋在今涪州東南三
 百三十里黔州是其故理在江之東又言漢復縣北
 至涪陵九十里蓋今黔州所管洪杜縣是其故理又
 言漢葭在郡東百里澧源出界蓋今州東九十里故
 黔州城是其丹興縣蓋在今黔州東二百里黔江縣
 是又按漢平縣在今涪州東百二十里羅浮山之北
 岷江之南白水入江處側近又按十三州志枳在郡
 東北涪陵在郡東按今黔州亦與巴郡東南相抵據
 謝本所論晉志所云今夷費思播及黔府等五州悉
 是涪陵故地又隋圖經黔中是武陵郡西陽縣地按
 漢西陽在今溪州大鄉縣界與黔州約相去千餘里
 今三亭縣西北九百餘里別有西陽城乃劉蜀所置
 非漢之西陽也蓋誤認漢涪陵之地也自永嘉後沒於夷
 獠元魏後圖記不傳至後周田思鶴歸化初於其地
 立奉州續改黔州大業中又改黔安郡因周隋州郡
 名遂與秦漢黔中郡交牙難辨其秦黔中郡理在今
 辰州西二十里黔中故城是漢改黔中為武陵郡移
 治義陵即今辰州叙浦縣是後漢移理臨沅即今明
 州所理是今辰錦叙獎溪澧朗施八州是秦漢黔中
 郡地與今黔州及夷費思播隔越峻嶺東有沅江水
 及諸溪並合而東注洞庭湖嶺西有巴江水一名涪
 陵江自牂柯江北歷播費思黔等州北注岷江以山
 川言之巴郡之涪陵與黔中故地納然自分矣漢

車騎將軍鄧芝討平之 大將軍爽驕奢無度飲食
 衣服擬於乘輿乘繩證翻尚方珍玩充牣其家又私取先
 帝才人以為伎樂伎渠綺翻作窟室綺疏四周窟室掘地為室也賢
 日綺疏謂數與其黨何晏等縱酒其中弟羲深以為
 鏤為綺文通鑑卷七十五

上不變身於 遂失身於 富貴衰哉

之位峻者顛輕豪者亡不可不深思也願君戾哀多

益寡哀蕭侯翻與搭同取也爾雅哀鳩樓聚也徐云樓歛也此言晏據權勢揆分爲多當思自減損

也非禮勿履然後三公可至青蠅可驅也颺曰此老

生之常譚輅曰夫老生者見不生常譚者見不譚

見其一死也譚輅談同輅還邑舍邑舍平原也具以語其舅語牛

責輅言太切至輅曰與死人語何所畏邪舅大怒以

輅爲狂吳文趾九真夷賊攻沒城邑交部騷動吳

主以衡陽督軍都尉陸胤爲交州刺史安南校尉胤

入境喻以恩信降者五萬餘家州境復清太傅懿

陰與其子中護軍師散騎常侍昭謀誅曹爽懿雖稱疾先已

要地矣。

嘉平元年是年四月方改元春正月甲午帝謁高平陵高平陵

帝陵也水經注大石山在洛陽南山阿有魏明帝高平陵縣盛曰高平陵去洛城九十里大將軍

爽與弟中領軍羲武衛將軍訓散騎常侍彥皆從

用太傅懿以皇太后令閉諸城門勒兵據武庫授兵

出屯洛水浮橋水經注洛水出西頭第二門曰宣陽門漢之小苑門也對閭闔南直洛

橋召司徒高柔假節行大將軍事據爽營太僕王

觀行中領軍事據羲營因奏爽罪惡於帝曰臣替從

遼東還先帝詔陛下秦王及臣升御牀把臣臂深以

後事爲念事見上卷明帝景初三年臣言太祖高祖亦屬臣以後

通鑑卷七十五 魏紀一 七

與善言不
言易皆混
言

陸胤

桓範先見

魏晉之制有殿中將軍中郎校尉司馬尹大目以洛

水為誓泰羣之子也初爽以相範鄉里老宿範沛國人譙沛

鄉里也老者也宿舊也於九卿中特禮之然不甚親也及懿起

兵以太后令召範欲使行中領軍範欲應命其子止

之曰車駕在外不如南出範乃出至平昌城門水經注平

昌門故平門也洛城南出西頭第三門城門已閉門候司蕃故範舉吏

也司姓也左傳鄭有司臣範舉手中版示之矯曰有詔召我卿

促開門蕃欲求見詔書以此觀之此時猶用版詔矣範

呵之曰卿非我故吏邪何以敢爾乃開之範出城顧

謂蕃曰太傅圖逆卿從我去蕃徒行不能及遂避側

邊於道旁也懿謂蔣濟曰智囊往矣濟曰範則智矣然驚

馬戀棧豆爽必不能用也驚音奴言爽願戀室家而慮不及遠必不能用範計

限棧士範至勸爽兄弟以天子請許昌發四方兵以自

輔爽疑未決範謂羲曰此事昭然卿用讀書何為邪

於今日卿等門戶求貧賤復可得乎復扶又翻且匹夫質

一人尚欲望活此謂漢末劫質也質音致卿與天子相隨令於天

下誰敢不應也俱不言範又謂羲曰卿別營近在關

南中領軍營懿已遣王觀據之惟別營在耳洛陽典農治在城外洛陽典農中郎

將典農都尉所治也呼召如意今請許昌不過中宿中宿次宿也左傳曰

命汝三宿汝中宿至許昌別庫足相被假許昌別庫貯兵甲洛

通鑑卷一百一十五 委系一 鬼已七 邵陵厲公 卅

言必將見有司奏收芝綜治罪治直太傅懿曰彼各

為其主也為于宥之頃之以芝為御史中丞綜為尚

書郎魯芝將出呼參軍辛敞欲與俱去敞毗之子也

其姊憲英為太常羊耽妻敞與之謀曰天子在外太

傅閉城門人云將不利國家於事可得爾乎爾猶云

憲英曰以吾度之度徒太傅此舉不過以誅曹爽耳

敞曰然則事就乎憲英曰得無始就始近爽之才非

太傅之偶也偶匹敞曰然則敞可以無出乎憲英曰

安可以不出職守人之大義也凡人在難難乃猶或

卹之為人執鞭而棄其事不祥莫大焉且為人任為

人歎親昵之職也死則死之若為已死非其私誰

敢任之昵私愛也此言親者則可為所任從眾而已敞遂出事

定之後敞歎曰吾不謀於姊幾不獲於義幾居先是

爽辟王沈及太山羊祜沈勸祜應命祜曰委質事人

復何容易先悉薦翻沈侍林翻下同質沈遂行及爽

敗沈以故吏免乃謂祜曰吾不忘卿前語祜曰此非

始慮所及也言始慮亦不料爽至此爽從弟文叔妻

夏侯令女夏侯氏之女名早寡而無子其父文寧欲

嫁之令女刀截兩耳以自誓居常依爽爽誅其家上

書絕昏強迎以歸復將嫁之強其兩翻復令女竊入

憲英再見

辛敞

羊叔子鉅
平侯

夏侯令女

寢室引刀自斷其鼻斷丁其家驚惋惋烏貫翻謂之

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至自苦乃爾且夫

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為哉為干偽翻令女曰吾聞仁者

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

尚欲保終况今衰亡何忍棄之此禽獸之行吾豈為

乎司馬懿聞而賢之聽使乞子字養為曹氏後何晏

等方用事自以為一時才傑人莫能及晏嘗為名士

品目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也唯

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唯神也不疾

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欲以神况諸

已也夏侯泰初司馬子元選部郎劉

陶曄之子也少有口辯少詩照翻鄧颺之徒稱之以為伊

呂陶嘗謂傅玄曰仲尼不聖何以知之智者於羣愚

如弄一丸於掌中而不能得天下何以為聖玄不復

難難乃但語之曰語牛天下之變無常也今見卿窮

及曹爽敗陶退居里舍乃謝其言之過管輅之舅謂

輅曰爾前何以知何鄧之敗輅曰鄧之行步筋不束

骨脉不制肉起立傾倚若無手足此為鬼躁何之視

候則鬼不守宅血不華色精爽煙浮容若槁木此為

鬼幽二者皆非遐福之象也管輅之與何鄧言也其

陳義近於古人至答其

懿官芝絲
義令女皆
有見

語涉阿附
最可憎者
品題月日
皆亂象也

品人須辨
二種

勇論何登之所以敗則相者何晏性自喜喜許翻粉白

之說耳何前後之相戾也好呼與夏

不去手以自塗行步顧影尤好老莊之書到翻

侯玄荀粲及山陽王弼之徒競為清談祖尚虛無謂

六經為聖人糟粕莊子曰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

敢問公所讀者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

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

矣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糟粕滓也司馬云爛

食曰粕又云糟爛為粕許慎曰粕已漉麤糟也音匹

各翻又由是天下士大夫爭慕效之遂成風流不可

復制焉清談之粲彘之子也 丙午大赦 丁未以

太傅懿為丞相加九錫懿固辭不受 初右將軍夏

侯霸為曹爽所厚以其父淵死於蜀事見六十八卷

常切齒有報仇之志為討蜀護軍屯於隴西統

屬征西屬征西將征西將軍夏侯玄霸之從子爽之

外弟也曹氏夏侯氏之出也玄父尚又爽既誅司馬

懿召玄詣京師為後司馬師以雍州刺史郭淮代之

霸素與淮不叶以為禍必相及大懼遂犇漢漢主謂

曰卿父自遇害於行間耳行戶非我先人之手刃也

遇之甚厚姜維問於霸曰司馬懿既得彼政當復有

征伐之志不復扶又翻霸曰彼方營立家門未遑外

事有鍾士季者其人雖少少詩若管朝政吳蜀之憂

也朝直士季者鍾繇之子尚書郎會也為司馬昭用

以虛無為風流非酒色也

會之死不可救矣

通鑑卷七十五 魏紀一 魏巴七 郭夔馬公

本 三月吳左大司馬朱然卒然長不盈七尺氣候

分明內行脩潔行下終日欽欽若在戰場欽言使人

也樂進臨急膽定過絕於人雖世無事每朝夕嚴鼓嚴

疾擊鼓也今人謂之播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以此玩敵使不

知所備故出輒有功雖不出兵而常為行備敵人之

豫矣然寢疾增篤吳主晝為減膳夜為不寐為于偽中

使醫藥口食之物相望於道然每遣使表疾病消息

吳主輒召見口自問訊入賜酒食出賜布帛及卒吳

主為之哀慟 夏四月乙丑改元曹爽誅後方曹

爽之在伊南也昌陵景侯蔣濟與之書謚法由義而

曰景言太傅之旨不過免官而已爽誅濟進封都鄉

侯上疏固辭不許濟病其言之失以失言於爽遂發

病丙子卒 秋漢衛將軍姜維寇雍州依麴山築二

城麴山蓋在羌中魏雍州西南界據郭淮傳麴山使

牙門將句安李歆等守之句音鉤又古侯翻姓也姓

猶有句姓聚羌胡質任侵偏諸郡質音致征西將軍郭

淮與雍州刺史陳泰禦之泰曰麴城雖固去蜀險遠

當須運糧羌夷患維勞役必未肯附今圍而取之可

不血刃而拔其城雖其有救山道阻險非行兵之地

也淮乃使泰率討蜀護軍徐質南安太守鄧艾進兵

史詳

通鑑卷之五 魏紀一 郭泰馬公

圍趨城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安等挑戰不許管翻丁

挑徒了翻將士困窘分糧聚雪以引日月若巨維引兵救

之出自牛頭山牛頭山蓋在洮水之南以形名山魏

治階陵縣縣有牛頭山五代志牛頭山在成州上祿縣界與秦相對秦曰兵灋賈

在不戰而屈人孫子曰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今絕

牛頭維無反道則我之禽也救諸軍各堅壘勿與戰

遣使白淮使淮趣牛頭截其還路趣七淮從之進軍

洮水洮土維懼遁走安等孤絕遂降淮因西擊諸羌

鄧艾曰賊去未遠或能復還復扶宜分諸軍以備不

虞於是留艾屯白水北水經注白水出隴西臨洮縣

鄧艾至此故以名城三日維遣其將廖化自白水南

向艾結營廖力艾謂諸將維今卒還卒讀吾軍

人少少詩灋當來渡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令不

得還維必自東襲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

里艾即夜潛軍徑到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

不敗漢軍遂還 兖州刺史令狐愚姓諱周文王之

後有畢萬萬子犇封於魏為魏氏犇司空王凌之甥

也屯於平阿水經注淮水過當塗縣北又北沙水注

屬淮南郡甥舅並典重兵專淮南之任凌與愚陰謀

以帝闇弱制於疆臣聞楚王彪有智勇欲共立之迎

凌為魏亦
忠凌死三
月史稱懿
死凌崇亦

鬼雄 折簡 詳耶

王廣

精部

都許昌九月愚遣其將張式至白馬與彪相聞

楚王彪武

帝子黃初三年徙王白馬白馬縣屬東郡凌又遣舍人勞精詣洛陽

勞姓也精

名也姓諸其先居東海勞山因氏焉後漢有琅邪勞氏語其子廣

語牛倨翻

廣曰凡

舉大事應本人情曹爽以驕奢失民何平叔虛華不

治。何晏字平叔丁畢相鄧雖並有宿望皆專競於世加變

易朝典。朝直遙翻下同政令數改。數所角翻所存雖高而事不下

接。言雖存心於高曠而不切事情與下不接也民習於舊眾莫之從故雖

勢傾四海聲震天下同日斬戮名士減半而百姓安

之莫之或哀失民故也今司馬懿情雖難量。量音良事

未有逆而擢用賢能廣樹勝已。謂蔣濟高柔孫禮陳泰郭淮鄧艾等脩

先朝之政令。逆翻副眾心之所求爽之所以為惡者

恤民先着

彼莫不必改。必當作畢夙夜匪懈以恤民為先。懈古監翻父子

兄弟並握兵要未易亡也。易以鼓翻凌不從 冬十一月

令狐愚復遣張式詣楚王。復扶又翻未還會愚病卒 十

二月辛卯即拜王凌為太尉。即拜者就壽春拜為太尉庚子以司

隸校尉孫禮為司空 光祿大夫徐邈卒邈以清節

著名盧欽嘗著書稱邈曰徐公志高行潔。行下孟翻才博

氣猛其施之也高而不狷。狷古操翻潔而不介博而守約

猛而能寬聖人以清為難而徐公之所易也。易以或翻或

問欽徐公當武帝之時人以為通自為涼州刺史。帝明

通鑑卷之七 魏紀七 邵陵厲公

太和初遷為京州刺史及還京師人以為介何也欽答曰往者

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覺清素之士于時皆變易車服

以求名高事見六十五卷漢獻帝建安十年毛玠字孝先崔琰字季珪而徐公不

改其常故人以為通比來天下奢靡轉相倣倣比毗寐翻

近也比來猶言近來也而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

通乃今日之介也是世人之無常而徐公之有常也

欽毓之子也毓余六翻

二年夏五月以征西將軍郭淮為車騎將軍 初會

稽潘夫人有寵於吳主會古外翻生少子亮少詩照翻吳主愛

之全公主既與太子和有隙事見上卷正始六年欲豫自結數

稱亮美以其夫之兄子尚女妻之亮遷全公主張本

數所角翻妻七細翻吳主以魯王霸結朋黨以害其兄心亦惡

之惡鳥路翻謂侍中孫峻曰子弟不睦臣下分部分部謂各分部

黨若漢其陵南北部將有袁氏之敗事見六十四卷建安七年為天下笑若

使一人立者安得不亂乎遂有廢和立亮之意然猶

沈吟者歷年沈吟者欲決而未決之意今人猶有此語沈持林翻峻靜之曾孫

也孫靜堅之季弟見六十二卷建安元年秋吳主遂幽太子和驃騎將

軍朱據諫曰太子國之本根加以雅性仁孝天下歸

心咎晉獻用驪姬而申生不存注巴見前漢武信江充而

戾太子冤死事見二十二卷漢武帝征和二年臣竊懼太子不堪其

吳廢帝亮

八字亡國

盧

陳正
陳象

失刑

楊穆

文欽
朱異

憂雖立思子之宮無所復及矣吳主不聽據與尚書

僕射屈晃屈居勿翻率諸將吏泥頭自縛連日詣闕請和

吳主登白爵觀見甚惡之白爵觀在建業宮中觀古玩翻救據晃等

無事忽忽忽忽急遽不諦細也無難督陳正五營督陳象各上

書切諫吳主置左右無難營兵又置五營營兵各置督領之據晃亦固諫不已

吳主大怒族誅正象牽據晃入殿據晃猶口諫叩頭

流血辭氣不撓撓奴教翻吳主杖之各一百左遷據為新

都郡丞晃斥歸田里羣司坐諫誅放者以十數遂廢

太子和為庶人徙故鄣故鄣縣屬丹陽郡賢曰秦鄣郡所治也在今湖州安吉縣

界師占曰賜魯王霸死殺楊竺流其尸於江又誅全

寄吳安孫竒皆以其黨霸譖和故也當黑霸譖和事見上卷正始六年

初楊竺少獲聲名少詩照翻而陸遜謂之終敗勸竺兄穆

令與之別族別彼列翻分也及竺敗穆以數諫戒竺得免死

數所角翻朱據未至官中書令孫弘以詔書追賜死冬

十月廬江太守文欽偽叛以誘吳偏將軍朱異誘音西

欲使異自將兵迎已異知其詐表吳主以為欽不可

迎吳主曰方今北土未一欽欲歸命宜且迎之若嫌

其有譖者譖古亢翻但當設計網以羅之盛重兵以防之

耳乃遣偏將軍呂據督二萬人與異并力至北界北

謂魏吳分界之地在魏廬江郡南於吳為北欽果不降降戶江翻異相之子據

鬼巴七 邵陵厲公

範之子也 十一月大利景侯孫禮卒 據孫禮傳禮封大利亭侯

吳主立子亮為太子 吳主遣軍十萬作堂邑塗

塘以淹北道 堂邑縣前漢屬臨淮郡後漢屬廣陵郡魏吳在兩界之間為棄地賢曰堂邑今揚州六合縣杜佑曰揚州六合縣春秋楚之棠邑漢為棠邑淹北道以絕魏兵之窺建業吳主老矣良將多死為自保之規摹而 十二月甲辰東海定王霖

卒 謚法純行不爽曰定安民法古曰定 征南將軍王昶上言孫權流

放良臣 良臣謂朱據等昶丑兩翻 適庶分爭 適讀日嫡 可乘釁擊吳朝

廷從之遣新城太守南陽州泰襲巫秭歸 州姓也泰州緯風俗通云其先食采於州因氏焉 荆州刺史王基向夷陵 魏荆州刺史與

征南府並屯宛 昶向江陵引竹緮為橋渡水擊之 居

夜遁入江陵 績朱然之子也然本施氏朱治以昶欲為子魏人本其所自出之姓稱之 昶欲

引致平地與戰乃先遣五軍案大道發還使吳望見

而喜又以所獲鎧馬甲首環城以怒之 鎧可亥翻設環音宦

伏兵以待之績果來追昶與戰大破之斬其將鍾離

茂許旻 漢姜維復寇西平不克 復扶又翻

三年春正月王基州泰擊吳兵皆破之降者數千口

二月以尚書令司馬孚為司空 夏四月甲申以

王昶為征南大將軍 以破吳兵進位也 壬辰大赦太尉王

凌聞吳人塞涂水 即前所作堂邑塗塘也楊正衡曰涂音滁據今滁河自滁州至真州

通鑑卷七十五 鬼已七 即陵厲公

三

三

三

塞悉則翻欲因此發兵大嚴諸軍表求討賊詔報不聽凌

遣將軍楊弘以廢立事告兖州刺史黃華華弘連名

以白司馬懿懿將中軍乘水道討凌先下赦赦凌罪

又為書諭凌已而大軍掩至百尺水經注沙水東南

注于穎謂之交口水次有大堰即古百尺堰司馬宣

王討王凌大軍掩至百尺即此地杜佑曰百尺在陳

州宛丘縣不意其至而掩至掩者掩其凌自知

不備也我朝折汝陰之百尺鎮置萬壽縣

執窮乃乘船單出迎懿遣掾王彧謝罪送印綬節鉞

掾俞懿軍到丘頭水經穎水過南頓縣又東逕丘頭

緇翻懿軍到丘頭丘頭有枕水魏書郡國志曰王凌

面縛於此故號武丘杜凌面縛水次懿承詔遣主簿

佑曰即今穎川沈丘縣

解其縛凌既蒙赦加特舊好不復自疑好呼到翻徑

乘小船欲趨懿趨翻懿使人逆止之住船淮中水經

水自丘頭東南至慎縣又東南相去十餘丈凌知見外

南入于淮懿蓋進軍已近淮凌與懿同為公初以為蒙赦而欲

趨懿懿逆拒之乃知以罪而見外乃遙謂懿曰卿直

以折簡召我我當敢不至邪而乃引軍來乎懿曰以

卿非肯逐折簡者故也古者簡長二尺四寸短者半

蓋單執一札謂之簡折簡者折半之簡言其體輕也

又接南史孔闔為孔珪草表珪以示謝朓朓嗟吟良久

手自折凌曰卿負我懿曰我寧負卿不負國家遂

遣步騎六百送凌西詣京師自穎河泝流凌試索棺

釘以觀懿意懿命給之給棺釘者示之以必五月甲

等死耳不
罵賊死乃
飲藥死

首式懿窮治其事治直諸相連者悉夷三族發凌愚

冢剖棺暴尸於所近市三日近其燒其印綬章服親

土埋之孟子曰比化者毋使土親初令狐愚為白衣

時常有高志眾人謂愚必與令狐氏令力族父弘農

太守邵獨以為愚性倜儻倜他歷翻倜儻卓異也不脩德而願

大必滅我宗愚聞之心甚不平及邵為庸賁中郎將

而愚仕進已多所更歷史工所在有名稱稱昌字翻凡各號謂

子者男子之通稱愚從容謂邵曰從下先時聞大人

謂愚為不繼先悉今竟云何邪邵熟視而不答私謂

妻子曰公治性度猶如故也令狐愚以吾觀之終當

敗滅但不知我久當坐之不邪不讀將逮汝曹耳邵

沒後十餘年而愚族滅此晉人作魏愚在兗州辟山

陽單固為別駕單音與治中楊康竝為愚腹心及愚

卒康應司徒辟至洛陽露愚陰事愚由是敗懿至壽

春見單固問曰令狐反乎曰無有楊康白事事與固

連康所白愚陰事遂收捕固及家屬皆繫廷尉考實

數十固固云無有上固其名下懿錄楊康錄收與固

對相詰詰去固辭窮乃罵康曰老傭傭雇也奴僕受

僮言老既負使君又滅我族使君謂令顧汝當活邪

康初自冀封侯後以辭頗參錯言獄辭與單亦并斬

之臨刑俱出獄固又罵康曰老奴汝死自分耳分扶

若令死者有知汝何面目以行地下乎詔以楊州刺

史諸葛誕為鎮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王凌死而

誕亦終於為魏以司馬懿之明達豈不知吳主立

潘夫人為皇后大赦改元太元六月賜楚王彪死

盡錄諸王公置鄴使有司察之不得與人交關慮復

王彪為秋七月壬戌皇后甄氏殂甄之辛未以

司馬孚為太尉八月戊寅舞陽宣文侯司馬懿卒

史以懿死為王凌之祟信乎儻其果能然固忠詔以

其子衛將軍師為撫軍大將軍錄尚書事魏晉之制

軍上軍輔國等大將軍位皆從公至錄尚書事則專

制朝初南匈奴自謂其先本漢室之甥因冒姓劉

氏太祖留單于呼厨泉於鄴分其眾為五部居并州

境內事見六十七卷漢獻左賢王豹單于於扶羅之

子也為左部帥部族最彊帥所城陽太守鄧艾前漢

陽國後漢省入琅邪國魏上言單于在內羌夷失統

合散無主今單于之尊日疏而外土之威日重謂南

留鄴雖有尊名日與部落疏而左賢則胡虜不可不

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為二國以分其

執去卑功顯前朝謂去卑侍衛漢獻帝東還也事見

通鑑卷七十五魏紀七邵陵厲公

治邊

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鴈門離國弱寇

者離匈奴劉豹之國為二也追錄舊勳此御邊長計也又陳羌胡

與民同處者處呂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表外也使

也外以崇廉恥之教塞女媯之路塞悉司馬師皆從之

也鄧艾所陳先於徙戎論司馬師既從之矣然卒不能

天將就胡羯氏羌非人之所能為也吳立節中郎將陸抗屯柴桑請

建業治病病差差楚懈翻當還吳主涕泣與別謂曰

吾前聽用讒言與汝父大義不篤以此負汝前後所

問一焚滅之莫令人見也一焚滅之言一切悉焚滅

正始是時吳主頗寤太子和之無罪冬十一月吳主

祀南郊還得風疾欲召和還全公主及侍中孫峻中

書令孫弘固爭之爭者恐和復乃止吳主以太子亮

幼少議所付託孫峻薦大將軍諸葛恪可付大事此

通吳國上下皆以恪為才而峻薦之峻本無殺恪之

心也恪死於峻手其罪在恪峻既竊權授之弟繚以

亂吳國其罪在峻讀史者其審諸吳主嫌恪剛狠自用狠戶峻曰當

今朝臣之才無及恪者乃召恪於武昌恪將行上大

將軍呂岱戒之曰世方多難難乃子每事必十思恪

曰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夫子曰再思可矣見論語

魯大夫季今君令恪十思明恪之劣也岱無以答時

咸謂之失言

精誠悟主
公死猶炳

諸葛恪起
手亦有一
二可觀卒
以剛愎敗
孫峻荐之
孫峻殺之
知人之明
安在○權
自稱帝君
臣如仄恪
差有志而
身屬敵庭
死於峻手
及孫繚死
朝臣皆為
恪立碑可

虞喜論曰夫託以天下至重也以人臣行主威至難也兼二至而管萬機能勝之者鮮矣勝音升鮮息淺翻

呂侯國之元耆元耆猶言元老也志度經遠甫以十思戒

之而便以示劣見拒此元遜之疏機神不俱者也

諸葛恪字元遜疏讀曰疎機者逢事會而發神者人之靈明逢事會而靈明無以應之則為不俱矣

若因十思之義廣諮當世之務聞善速於雷動從

諫急於風移豈得隕身殿堂死於凶豎之刃謂恪後為

孫峻所殺也世人竒其英辯造次可觀造七到翻而晒呂侯

無對為陋晒矢忍翻不思安危終始之慮是樂春藻之

繁華樂音洛忘秋實之甘口也昔魏人伐蜀蜀人禦

之精嚴垂發而費禕方與來敏對基意無厭倦敏

以為必能辦賊事見上卷言其明略內定貌無憂

色也况長寧以為君子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臨事而懼

好謀而成論語記孔子之言而所謂長寧者未知其為誰也蜀為叢爾之國叢祖

外翻而方向大敵所規所圖唯守與戰何可矜已有

餘晏然無戚斯乃禕性之寬簡不防細微卒為降

人郭循所害循當作脩注見後卒子恤翻豈非兆見於彼而禍

成於此哉見賢遍翻往聞長寧之甄文偉甄別也今觀元

遜之逆呂侯二事體同皆足以為世鑒也

恪至建業見吳主於卧内受詔牀下以大將軍領太

子太傅孫弘領少傅詔有司諸事一統於恪惟殺生大事然後以聞為制羣官百司拜揖之儀各有品序諸葛恪本盛氣者也吳主既任之又為制百司拜揖之儀品是其氣愈盛矣使無東關之捷合肥之敗恪亦不能濟吳之國又以會稽太守北海滕胤為太常事也為于儻翻

胤吳主壻也為恪胤皆敗張本會古外翻十二月以光祿勳榮

陽鄭冲為司空漢費禕還成都費父望氣者云都

邑無宰相位乃復北屯漢壽以禕之才識乃復信望氣者之說邪葭萌縣漢

屬廣漢郡蜀先主改曰漢壽縣屬梓潼郡是歲漢尚書令呂又卒以待

中陳祗守尚書令祗為尚書令黃皓自此愈用事矣

四年春正月癸卯以司馬師為大將軍吳主立故

太子和為南陽王使居長沙仲姬子奮為齊王居武

昌王夫人子休為琅邪王居虎林虎林濱大江吳置督守之其後孫綝

遣朱異自虎林襲夏口兵至武昌而夏口督孫壹奔魏則虎林又在武昌之下二月立皇

后張氏大赦后故涼州刺史既之孫東莞太守緝之

女也東莞縣漢屬琅邪郡魏分為郡沈約曰晉武帝泰始元年分琅邪立東莞郡當是魏既分而復屬於琅邪晉又召緝拜光祿大夫為下司馬師殺緝張本吳

改元神鳳大赦吳潘后性剛戾吳主疾病后使人

問孫弘以吕后稱制故事左右不勝其虐勝音升伺其

昏睡縊殺之託言中惡縊於賜翻又於計翻中惡暴病而死也中竹仲翻後

事泄坐死者六七十斯事也實吳用事之臣所為也潘后欲求稱制左右小人正當

通鑑卷之五十一

魏紀一

吳景帝休

以張緝殺張后與操以伏完殺伏后同

註妙

相與從史為之安有不勝其虐而縊殺之之理吳史緣飾後人遂因而書之云爾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誠哉

吳主病困召諸葛恪孫弘滕胤及將軍呂據侍中孫峻入卧内屬以後事屬之夏四月吳主殂年七十一

孫弘素與諸葛恪不平懼為恪所治治直祕不發喪

欲矯詔誅恪孫峻以告恪恪請弘容事謀事於坐中

殺之坐祖乃發喪謚吳主曰大皇帝沈約曰謚大太

子亮即位孫亮字子明權少子也即位時年十歲大赦改元建興閏月

以諸葛恪為太傅滕胤為衛將軍呂岱為大司馬恪

乃命罷視聽息校官吳主權置校官與校諸官府及州郡文書專任以為耳目今息

校官即所謂罷視聽也原通責除關稅古者關譏而不征後世

是也崇恩澤眾莫不悅恪每出入百姓延頸思見

其狀恪不欲諸王處濱江兵馬之地處昌乃徙齊王

奮於豫章琅邪王休於丹陽奮休皆吳主亮之兄也奮不肯徙

恪為牋以遺奮曰遺于帝王之尊與天同位是以家

天下臣父兄仇讎有善不得不舉親戚有惡不得不

誅所以承天理物先國後家先後皆去聲蓋聖人立制百

代不易之道也昔漢初興多王子弟至於大彊輒為

不軌上則幾危社稷謂吳楚七國淮南濟北燕廣下陵也王于况翻幾居希翻

則骨肉相殘謂如廣川王去之類其後懲戒以為大諱自光武

以來諸王有制惟得自娛於宮内不得臨民干與政

文字修

王得遂
移南昌有
以也

事其與交通皆有重禁光武設科禁藩王不得交通賓客于與讀曰預遂以

全安各保福祚此則前世得失之驗也

古戒今防牙遏萌牙與牙同慮於千載載于亥翻是以寢疾之

日分遣諸王各早就國詔策勤渠科禁嚴峻其所戒

敕無所不至誠欲上安宗廟下全諸王各早就國承

無凶國害家之悔也書洪範曰凶于而國害于而家承當作承大王宜上

惟太伯順父之志周太王三子長曰太伯次曰仲雍次曰季歷季歷之子曰昌有聖德

之荆蠻讓國季歷以及昌太伯仲雍遂逃太王欲傳國季歷以及昌太伯仲雍遂逃中念河間

獻王東海王彊恭順之節漢河間獻王德於武帝兄也東海王彊於明帝異母

兄也二王之事二帝極為恭順事並見漢紀下存前世驕恣荒亂之王以

為警戒而聞頃至武昌以來多違詔敕不拘制度擅

發諸將兵治護宮室治直之翻又左右常從有罪過者當

以表聞公付有司而擅私殺事不明白吳諸王有常從吏兵置常

從督以領之明顯也白奏也謂不顯奏其罪而擅殺之也從才用翻中書楊融親受詔

敕所當恭肅乃云正自不聽禁謂不聽禁約也當如我何聞

此之日小大驚怪莫不寒心里語曰明鑑所以照形

古事所以知今大王宜深以魯王為戒謂魯王霸也改易

其行行下孟翻戰戰兢兢盡禮朝廷如此則無求不得若

棄忘先帝灑教懷輕慢之心臣下寧負大王不敢負

先帝遺詔寧為大王所怨疾豈敢忘尊主之威而令

詔敕不行於藩臣邪。向使魯王早納忠直之言，懷驚

懼之慮，驚當則享祚無窮，豈有滅亡之禍哉！夫良藥

苦口，唯病者能其之；忠言逆耳，唯達者能受之。今者

恪等悽悽，悽，盧侯，翻，悽，悽恭謹貌。欲為大王除危殆於萌芽，為

偽廣福慶之基原，是以不自知言至，至極也願蒙三

思。王得戕懼，遂移南昌。南昌縣，豫章郡治所。初，吳大帝築東

興隄以遏巢湖。吳主權黃龍二年築東興隄。其後入寇淮南，敗以

內船，遂廢不復治。謂正始二年芍陂之敗也。遏，巢湖

敗，故廢而不治，復冬十月，太傅恪會眾於東興，更作

大隄，左右結山，俠築兩城。今柵江口有兩山，濡須山

通水，唐志：廬州巢縣東南四十里有故東關，俠讀曰

夾，古者俠夾二字通。漢靈帝光和二年，華山亭碑其

文有云：吏卒俠路，晉宋書諸正有俠，載隊皆以夾為

俠，各留千人，使將軍全端守西城，都尉留略守東城。

留，姓也。漢功臣表有疆園侯留，胙姓譜曰：衛大夫

留，封人之後。漢末避地會稽，遂居東陽，為郡豪族。引

軍而還，鎮東將軍諸葛誕言於大將軍師曰：「今因吳

內侵，使文舒逼江陵，仲恭向武昌，王昶字文舒，毋丘

羈吳之上流，然後簡精卒攻其兩城，比救至可大獲

也。」比必是時征南大將軍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

將軍毋丘儉等各獻征吳之計，朝廷以三征計異，漢

四征將軍謂征東、征西、征南、征北也。其後又置四鎮

將軍，有功進號，則自鎮為征。毋丘儉方為鎮南，而曰

通鑑卷之七十五 魏紀七 卽廢厲公

吳築東興隄

議論不一
又不從
言故敗司
馬師明于
計蓋與諸
葛誕左矣

三征。史繫言之詔問尚書傅嘏嘏對曰議者或欲汎舟徑濟

橫行江表或欲四道並進攻其城壘或欲大佃疆場

佃讀日田觀釁而動誠皆取賊之常計也然自治兵以來

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治直賊之為寇幾六十年

矣。自漢建安十三年赤壁之戰吳魏始為寇敵至是年凡五十五年吳魏通者三年耳幾居希翻君

臣相保吉凶共患又喪其元帥。喪息上下憂危設令

列船津要堅城據險橫行之計其殆難捷今邊壤之

守與賊相遠賊設羅落又特重密。謂設烽燧遠候望以羅落邊面也羅

不行。間古覓翻下耳目無聞夫軍無耳目校察未詳。

而舉大眾以臨巨險此為希幸微功。微一先戰而後求

勝非全軍之長策也。唯有進軍大佃最差完牢。可詔

昶遵等擇地居險。審所錯置。錯倉及令三方一時前

守奪其肥壤使還堵土一也。以增秦兵出民表寇鈔不

犯二也。鈔楚招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降戶羅落遠

設間構不來四也。賊退其守羅落必淺佃作易立五

也。易以坐食積穀士不運輸六也。釁隙時聞討襲速

決七也。凡此七者軍事之急務也不據則賊擅便資。

據之則利歸於國不可不察也。夫屯壘相偏形勢已

交智勇得陳巧拙得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計角之而

知有餘不足虜之情僞將焉所逃馬於夫以小敵大

則役煩力竭以貧敵富則斂重財賈斂力故曰敵逸

能勞之飽能饑之孫武子兵法之言也此之謂也司馬師不從

十一月詔王昶等三道擊吳十二月王昶攻南郡母

丘儉向武昌胡遵諸葛誕率眾十萬攻東興甲寅吳

太傅恪將兵四萬晨夜兼行救東興胡遵等敕諸軍

作浮橋以度陳於堤上陳讀分兵攻兩城城在高峻

不可卒拔卒讀諸葛恪使冠軍將軍丁奉與呂據留

贊唐咨為前部從山西上上時掌奉謂諸將曰今諸

軍行緩若賊據使地則難以爭鋒我請趨之趨七乃

辟諸軍使下道避路而已軍前進也奉自率麾下三

千人徑進時北風奉舉帆二日即至東關遂據徐塘

徐塘葑時天雪寒胡遵等方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

兵少謂其下曰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乃使兵皆解

鎧去矛戟去羌但兜鍪牙楯保身緣塌兜鍪首鎧鍪

尹翻保魯果魏人望見大笑之不即嚴兵吳兵得上

便鼓譟斫破魏前屯呂據等繼至魏軍驚擾散走爭

渡浮橋橋壞絕自投於水更相踏藉史工前部督韓

綜樂安太守桓嘉等皆没死者數萬綜故吳叛將綜

吳事見七十卷數為吳害數所吳大帝常切齒恨之叛

明帝太和元年直監卷七十五

諸葛恪命送其首以白大帝廟獲車乘牛馬騾驢各

以千數乘繩證翻資器山積振旅而歸初漢姜維

寇西平見上卷嘉獲中郎將郭循循偏考字書無其

少帝紀作郭脩蜀志張疑傳亦作郭脩裴松之注亦

二脩字孝先費曄傳作郭循後主傳亦然今三國志

舊本凡書循者多從循余謂此循即脩字之誤也後

人以循字無所出又改循為循遂為循字耳盤洲洪

氏曰自東漢以來凡循字皆作循字又曰漢人以爲

左將軍循欲刺漢主不得親近每因上壽且拜且前

刺七亦翻近其為左右所遏事輒不果為下循殺

漸翻上時掌翻費禕張本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五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六

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朝散大夫知制誥判尚書都省兼提舉萬壽觀公

事桂國河內郡開國侯食邑二千三百戶食實封貳佰戶賜紫金魚袋尚書馬光奉

勅編集

宋 後學 天台胡三省 音註

明 後學 長洲陳仁錫 評閱

魏紀八起昭陽作靈盡旗

邵陵厲公下

嘉平五年春正月朔蜀大將軍費禕與諸將大會於

漢壽郭循在坐費父沸翻坐祖卧翻蜀禕歡飲沈醉

先主改茂蒯為漢壽

通鑑卷七十五 魏紀八 邵陵厲公

通鑑卷一百一十六

魏系八

循當作脩下循起刺禕殺之亦翻禕資性汎愛汎字

廣也言無所不愛也不疑於人越嵩太守張疑嵩音隨嘗以

書戒之曰昔岑彭率師來歙杖節咸見害於刺客岑彭

來歙事見四十二卷漢光武建武十一年歙許及翻今明將軍位尊權重待信

新附太過宜鑒前事少以為警少詩禕不從故及禍

詔追封郭循為長樂鄉侯樂音使其子襲爵 王昶

母丘儉聞東軍敗時三道伐吳東關最在東故曰東軍昶丑兩翻各燒屯走

朝議欲貶黜諸將朝直遙大將軍師曰我不聽公休

作略亦內
字公休

安東將軍昭時為監軍唯削昭爵而已監工以諸葛

誕為鎮南將軍都督豫州母丘儉為鎮東將軍都督

揚州是歲雍州刺史陳泰求救并州并力討胡雍於

師從之未集而新興鴈門二郡胡以遠役遂驚反雍州

在并州西南而鴈門新興二郡并州北鄙也其道里相去遠漢末曹公集塞下荒地為新興郡宋白曰曹公立新興郡於樓煩郡唐為嵐州漢為汾陽縣地師又謝朝士曰此我過也

非陳雍州之責是以人皆愧悅司馬師承父懿之後大臣未附引咎責躬

所以愧服天下之心而固其權耳盜亦有道况盜國乎

習鑿齒論曰司馬大將軍引二敗以為已過二敗

關師敗及并州胡反也過消而業隆可謂智矣若乃諱敗推

過推叶雷翻歸咎萬物常執其功而隱其喪喪息浪翻上下

通鑑卷一百一十六

魏系八

鄧陵厲公

七

離心賢愚解體謬之甚矣嗚呼此賈相國之所以敗也君人者

苟統斯理以御國行失而名揚行下孟翻兵挫而戰勝

雖百敗可也況於再乎

光祿大夫張緝言於師曰恪雖克捷見誅不久師曰

何故緝曰威震其主功蓋一國求不死得乎緝料恪雖中緝

亦卒為師所殺師方專政忌才智而疾異已况以緝而耀明於師乎二月吳軍還自

東興進封太傅恪陽都侯加荆揚州牧督中外諸軍

事恪遂有輕敵之心復欲出軍復扶又翻諸大臣以為數

出罷勞數所角翻罷讀曰疲同辭諫恪恪不聽中散大夫蔣延

固爭漢制大夫議郎皆掌顧問應對無常事中散大夫扶扶六百石在諫議大夫上按中散大夫王莽之散悉直翻恪命扶出因著論以諭眾曰凡敵國欲

相吞即仇讎欲相除也有讎而長之長知兩翻左傳晉先軫曰墮軍

實而長寇讎禍不在已則在後人不可不為遠慮也昔秦

但得關西耳謂函谷關以西也尚以并吞六國今以魏比古

之秦土地數倍以吳與蜀比古六國不能半也然今

所以能敵之者但以操時兵眾於今適盡而後生者

未及長大正是賊衰少未盛之時是時魏典三十餘年生聚教訓精兵

註雖佳然木免以成敗論人

良將分鎮方面諸葛蔣費陸遜朱然相繼凋謝吳蜀蓋小懦矣恪不能兢懼以保勝恃一戰之捷遂謂魏人為衰少未盛之時其輕敵甚矣長知兩翻少詩沼翻加司馬懿先誅王凌續

自隕斃事見上卷嘉平三年其子幼弱而專彼大任雖有智計

通鑑卷七十六 魏紀八 邵陵厲公 三

之士未得施用當今伐之是其厄會

既以司馬師為幼弱又謂其未

能用人茲可謂不善料敵者矣

聖人急於趨時

趨七喻翻

誠謂今日若順

衆人之情懷偷安之計以為長江之險可以傳世不

論魏之終始而以今日遂輕其後此吾所以長歎息

者也

恪自謂其才足以辦魏不欲以賊遺後人吾不知其自視與叔父亮果何如也孔明累出師以

攻魏每言一州之地不足以與賊支久卒無成功齎志以沒恪無孔明之才而輕用其民不唯不足以強

吳適足以滅其今聞衆人或以百姓尚貧欲務閑息

此不知慮其大危而愛其小勤者也昔漢祖幸已自

有三秦之地何不閉關守險以自娛樂空出攻楚身

被創痍

事見漢高帝紀樂音洛被皮義翻創初良翻

介胄生蟣蝨

蟣居豈翻將

士厭困苦豈其鋒刃而忘安寧哉慮於長久不得兩

存者耳每鑒荆邯說公孫述以進取之圖

事見四十二卷漢光

武建武六年邯下

近見家叔父表陳與賊爭競之計

其翻說輸芮翻家叔父謂諸葛亮亮表見

未嘗不喟然歎息也夙夜

反側所慮如此故聊疏愚言以達一二君子之末若

一朝隕沒志畫不立貴令來世知我所憂可思於後

耳衆人雖皆心以為不可然莫敢復難

復扶又翻下同難乃旦翻

丹陽太守聶友素與恪善以書諫恪曰大行皇帝本

有邊東關之計

吳主之喪未踰年故稱之

計未施行

寇遠自送

謂魏兵遠來而自送死也

將士憑賴威德出身用命一

聶友

且有非常之功豈非宗廟神靈社稷之福邪聶友此言所以

抑恪之盛氣者婉而當有古朋友切憊之義焉宜且案兵養銳案抑也觀釁而

動今乘此勢欲復大出復扶又翻天時未可而苟任盛意

私心以為不安恪題論後為書答友曰即前所著以喻眾之論也

足下雖有自然之理然未見大數謂勝負存亡之大數也熟省

此論可以開悟矣恪之所以待舊友者驕倨如此吳主權嫌其剛狠自用蓋已見之矣

省悉景翻滕胤謂恪曰君受伊霍之託入安本朝朝直出

摧彊敵名聲振於海內天下莫不震動萬姓之心冀

得蒙君而息今猥以勞役之後勞役謂內有山陵營作外有東關之師也

興師出征民疲力屈遠主有備左傳秦大夫蹇叔諫穆公曰勞師以襲遠

師勞力屈遠主有備之無乃不可乎若攻城不克野略無獲是喪前勞

而招後責也喪息浪翻不如案甲息師觀隙而動且兵者

大事左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事以眾濟眾苟不悅君獨安之

胤之言可謂深切矣恪曰諸云不可皆不見計筭懷居苟安者

也而子復以為然復扶又翻下同吾何望乎夫以曹芳闇劣

劣弱也而政在私門私門謂司馬氏彼之民臣固有離心今吾

因國家之資藉戰勝之威則何往而不克哉談何容易三

月恪大發州郡二十萬眾復入寇復扶又翻以滕胤為都

下督掌統留事夏四月大赦漢姜維自以練西

方風俗姜維本天水冀人故自以練西為練西方風俗練習也兼負其才武欲誘

通鑑卷之六 魏紀八 五

滕胤

吳之恪漢之維念不念魏皆壯士惜乎恪以懷敗而維在建安章武間又可量哉

諸羌胡以為羽翼誘音西謂自隴以西可斷而有斷丁管翻

每欲興軍大舉費禕常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

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謂諸葛亮丞相猶不能定

中夏况吾等乎不如且保國治民謹守社稷治直如之翻

其功業以俟能者無為希冀微倖微堅堯翻决成敗於一

舉若不如志悔之無及及禕死維得行其志費禕死蜀諸臣

皆出維下故乃將數萬人出石營圍狄道石營在董亭西南維

蓋自武都出石營也狄道縣屬隴西郡為維以勞民亡蜀張本吳諸葛恪入寇淮

南驅畧民人諸將或謂恪曰今引軍深入疆場之民

必相率遠遁恐兵勞而功少場音亦少詩召翻不如止圍新

城城也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圖之乃可大獲此即諸葛

誕言於司馬師之計也見上卷上年恪從其計五月還軍圍新城詔太

尉司馬孚督軍二十萬往赴之大將軍師問於虞松

曰今東西有事二方皆急謂吳攻淮南蜀攻隴西也而諸將意沮

若之何沮在呂翻松曰昔周亞夫堅壁昌邑而吳楚自敗

事見十六卷漢景帝三年事有似弱而彊不可不察也今恪悉其

銳眾足以肆暴而坐守新城欲以致一戰耳致者猶古所謂

也致師若攻城不拔請戰不可師老眾疲勢將自走諸

將之不徑進乃公之利也姜維有重兵而縣軍應恪

縣讀日懸投食我麥謂維軍後無轉餉投兵魏地擬其麥以為食耳非深根之寇

虞松

張特

也。且謂我并力於東。西方必虛。是以徑進。今若使關中諸軍倍道急赴。出其不意。殆將走矣。師曰善。乃使郭淮陳泰悉關中之衆解狄道之圍。救母丘儉。案兵自守以新城。委吳母音無陳泰進至洛門即天水冀姜縣落門聚。維糧盡退還。果如虞松所料揚州牙門將涿郡張特守新城。吳人攻之。連月城中兵合三千人。疾病戰死者過半。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將陷不可護。特乃謂吳人曰。今我無心復戰也。復扶又翻然魏灋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言雖身降而其家不坐罪也。被皮義翻降戶江翻自受敵以來已九十餘日矣。此城中本有四千餘人。戰死者已過半。城雖陷尚有半人。不欲降我。當還為相語。條別

善惡為于偽翻語牛。明日早送名。且以我印綬去。為

信。乃投其印綬與之。吳人聽其辭而不取印綬。綬音受

特乃投夜徹諸屋材。柵補其缺。為二重。重直龍翻明日謂

吳人曰。我但有鬪死耳。吳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會

大暑。吳士疲勞。飲水泄下。流腫病者大半。死傷塗地。

諸營吏日白病者多。恪以為詐。欲斬之。自是莫敢言。

恪內惟失計。惟思也而耻城不下。忿形于色。將軍朱異

以軍事迂恪。迂五故翻逆也恪立奪其兵。斥還建業。都尉蔡

林數陳軍計。數所角翻恪不能用策。馬來犇諸將。伺知吳

兵已疲乃進救兵何相秋七月恪引軍去士卒傷病

流曳道路或頓仆坑壑流者放而不能自収也曳者

顛仆顛頓而僵顛仆顛頓而僵或見略獲存亡哀痛大小嗟呼而恪

請意恪不終

晏然自若出住江渚一月渚水中圖起田於潯陽漢

陽故縣地也在大江之北尋陽記曰尋陽春秋為吳

之西境楚之東境本在大江之北今鄴州界古蘭城

是也詔召相銜言召命相繼也舟行以舳艦不絕為徐

太守鄧艾言於司馬師曰孫權已没大臣未附吳名

宗大族皆有部曲阻兵仗執足以違命諸葛恪新乘

國政而內無其主不念撫恤上下以立根基競於外

事虐用其民悉國之眾頓於堅城死者萬數載禍而

歸此恪獲罪之日也昔子胥吳起商鞅樂毅皆見任

時君主沒猶敗伍子胥見任於吳王闔閭闔閭死夫

卷周安王二十一年商鞅事見二卷顯王三十六年况恪才非

四賢而不慮大患其亡可待也張緝鄧艾皆料諸葛

者緝附李豐而艾為師用也然艾不死於師而艾存

死於昭者功名之際難居重以鍾會之構間也八月

吳軍還建業諸葛恪陳兵導從從才歸入府館府館

也即召中書令孫嘿厲聲謂曰卿等何敢數妄作詔

怒其數作詔召嘿惶懼辭出因病還家恪征行之後

曹所奏署令長職司一更罷選曹選曹也罷選者罷

恪不善居
敗于此

通鑑卷七十六 魏紀八 御陵厲公

愈治威嚴多所罪責當進見者無不竦息治直也又改

易宿衛用其親近復敕兵嚴欲向青徐凡此者皆格所以速死也

嚴裝也復扶又翻孫峻因民之多怨眾之所嫌構

恪於吳主云欲為變冬十月孫峻與吳主謀置酒請

恪恪將入之夜精爽擾動左傳鄭子產曰人生始化日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

精多則魂魄強是以有精爽至於神通夕不寐死期將至

然又家數有妖怪數所恪疑之旦日駐車宮門峻已

伏兵於帷中恐恪不時入事泄乃自出見恪曰使君

若尊體不安自可須後須待也峻當具白主上欲以嘗

知恪意常試也恪曰當自力入言當自力疾而入見吳主也散騎常

侍張約朱恩等密書與恪曰今日張設非常張竹亮翻疑

有他故恪以書示滕胤胤勸恪還恪曰兒輩何能為

正恐因酒食中人耳中竹仲翻考異曰恪傳曰恪

太常滕胤恪曰卒腹痛不任入胤不知峻陰計謂恪曰君自行旋未見上今上置酒請君君已至門宜當

力進恪躊躇而還孫盛以為不然今從吳歷恪入劍履上殿進謝還坐設

酒恪疑未飲孫峻曰使君病未善平言病未良已也有常服

藥酒可取之恪意乃安別飲所齋酒數行吳主還內

峻起如廁解長衣著短服著陟畧翻出曰有詔收諸葛恪

恪驚起拔劍未得而峻刀交下張約從旁斫峻裁傷

左手峻應手斫約斷右臂斷丁管翻武衛之士皆趨上殿

恪罪剛狠耳處以極刑無一人言之者乞收葬一臧為嗟乎東吳人十盡矣

武衛之士武峻曰所取者恪也今已死悉令復刃

衛將軍領之難乃載其母欲

來犇峻使人追殺之以葦席裹恪尸篋束罾投之石

子岡恪傳曰建業南有長陵名石子岡葬者依焉按今高座寺後即石子岡寺在建康城南門宋白

曰石子岡在臺城南四十里蓋今建康城非臺城也又遣無難督施寬就將軍

施績孫壹軍施績時在江陵孫壹時在夏口殺恪弟奮威將軍融於

公安及其三子恪外甥都鄉侯張震常侍朱恩皆夷

三族臨淮臧均表乞收葬恪曰震雷電激不崇一朝

鄭康成曰崇終也言不終一朝也大風衝發希有極日然猶繼之以

雲雨因以潤物是則天地之威不可經日浹辰浹即

周也辰十二辰也十一帝王之怒不宜訖情盡意訖亦

乞翻臣以狂愚不知忌諱敢冒破滅之罪謂破家滅

夷滅父子三首梟市積日梟堅觀者數萬詈聲成風

國之大刑無所不震長老孩幼無不畢見長知人情

之於品物品眾也樂極則哀生樂音見恪貴盛世莫

與貳身處台輔處昌中間歷年今之誅夷無異禽獸

觀訖情反能不憐然憐七感且已死之人與土壤同

域鑿掘斫刺無所復加刺七亦翻復願聖朝稽則乾

坤稽考也怒不極旬使其鄉邑若故吏民收以士伍

法則也

與胤雖內不沾洽言其情不淡洽也而外相苞容進胤爵高

密侯共事如前齊王奮聞諸葛恪誅下住蕪湖欲至

建業觀變傳相謝慈等諫奮殺之坐廢為庶人徙章

安章安前漢治縣也故閩越地光武更名章安屬會稽郡沈約宋志曰臨海太守本會稽東部都尉前漢治鄞後漢分會稽為吳郡疑是都尉徙治章安也

晉太康記曰章安本鄞縣南之回浦鄉余謂太康志所云即吳臨海郡之章安縣地今台州黃巖縣章安鎮是也奮徙章安即臨海之章安也南陽王

和妃張氏諸葛恪之甥也先是恪有遷都之意先悉薦翻

使治武昌宮治直之翻民間或言恪欲迎和立之及恪被

誅丞相峻因此奪和璽綬南陽王璽綬也璽斯氏翻綬音受徙新都

又遣使者追賜死初和妾何氏生子皓諸姬子德謙

俊和將死與張妃別妃曰吉凶當相隨終不獨生亦

自殺何姬曰若皆從死誰當字孤從才用翻說文曰字乳也愛也遂

撫育皓及其三弟皆賴以獲全為後吳人立皓張本

高貴鄉公上諱髦字彥士文帝孫東海定王霖子也正始五年封高貴鄉公高貴

鄉屬鄉縣

正元元年是年嘉平六年也冬十月高貴鄉公方改元正元通鑑以是年繫之高貴鄉公因書

元年春二月殺中書令李豐初豐年十七八已有清

名海內翕然稱之其父太僕恢不願其然敕使閉門

斷客斷讀日短豐爽專政司馬懿稱疾不出事見上卷邵陵厲公正始

八年豐為尚書僕射依違二公間故不與爽同誅豐

死依違而亦

許允字士宗不見事此人猶能以通家年少遇我詩

猶今人言不曉事也司馬昭字子上及下獄玄不

肯下辭鍾毓自臨治之治直玄正色責毓曰吾當何

罪卿為令史責人也自漢以來公府有令史廷尉則

卿乃承公府指自臨治我有獄史耳玄蓋責毓以身為九卿便為吾作為干偽毓以

玄名士節高不可屈而獄當竟竟結夜為作辭令與

事相附為作獄辭使與所流涕以示玄玄視領之而

已及就東市顏色不變舉動自若李豐弟翼為兗州

刺史司馬師遣使收之翼妻荀氏謂翼曰中書事發

可及詔書未至赴吳何為坐取死亡左右可同赴水

火者為誰赴水火者入必焦沒自非誓翼思未答妻

曰君在大州不知可與同死生者雖去亦不免翼曰

二兒小吾不去今但從坐身死耳謂從兄坐罪止一

及妻子也二兒必免乃止死初李恢與尚書僕射杜畿及

東安太守郭智善東安縣前漢屬城陽國後漢屬琅

東莞為東安郡蓋魏既分而又省併既省智子冲有

內實而無外觀州里弗稱也冲嘗與李豐俱見畿既

退畿歎曰孝懿無子非徒無子殆將無家君謀為不

死也其子足繼其業李恢字孝懿時人皆以畿為誤

及豐死冲為代郡太守卒繼父業卒子正始中夏侯

重與孫可
以辨士

夏侯玄死
得慷慨
荀氏

見太后其日即皇帝位於太極前殿百僚陪位者皆

欣欣焉謂公之足與有為也而卒死於權臣之手嗚呼余觀漢文帝入立之後夜拜宋昌為衛將軍領南北軍張武為郎中令行殿中周勃陳平朱虛東牟雖有大功其權去矣夫然後能自固魏朝百官皆欣欣者果大赦改元自此方是為齊王築宮于河

何所見邪。

內為于漢姜維自狄道進拔河間臨洮河間當作

縣前漢屬金城郡後漢屬隴西郡以地理考之河關臨洮在狄道西姜維自狄道西拔河關臨洮意欲收魏之邊縣將軍徐質與戰殺其盪寇將軍張嶷沈約志四

以自廣耳將軍徐質與戰殺其盪寇將軍張嶷沈約志四

十彌將軍盪寇第漢兵乃還 初揚州刺史文欽驍

果絕人曹爽以其鄉里故愛之欽爽邑人也欽恃爽

執多所陵傲及爽誅爽誅見上卷又好增虜級以邀

功賞到翻司馬師常抑之由是怨望鎮東將軍母丘

儉素與夏侯玄李豐善玄等死儉亦不自安乃以計

厚待欽儉子治書侍御史甸謂儉曰大人居方嶽重

任古者天子巡狩四方其方之諸侯各會朝于方嶽之下堯舜有四岳之官孔安國曰堯命羲和四子分掌四方之諸侯故曰四岳魏晉之時征鎮安國家

平總督諸軍任專方面時因謂之方嶽重任國家

傾覆而晏然自守將受四海之責矣儉然之

二年春正月儉欽矯太后詔起兵於壽春移檄州郡

以討司馬師乃表言相國懿忠正有大勲於社稷宜

宥及後世請廢師以侯就第以弟昭代之太尉孚忠

孝小心護軍望忠公親事皆宜親寵授以要任望等

通鑑卷七十六 魏紀八 高貴鄉公 七

為司馬師起兵又表獎之以何名舉事乎

策也

策也。漢周亞夫堅壁以破吳楚。師稱善師以荊州刺史王基為行

監軍假節統許昌軍。魏晉之制使持節都督諸軍為假節都督次之。假節監諸軍

又次之。假節行監軍又次之。魏受漢禪以許昌為別宮屯重兵以為東南二方根本。監古衙翻。基言

於師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亂也。儉等誑誘迫脅畏

目下之戮是以尚屯聚耳。誑居况翻。誘音酉。若大兵一臨必

土崩瓦解。儉欽之首不終朝而致於軍門矣。師從之

以基為前軍。既而復救基停駐。復扶又翻。基以為儉等舉

軍足以深入而久不進者。是其詐偽已露。眾心疑沮

也。沮在呂翻。今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軍高壘。有似

畏懦。非用兵之執也。若儉欽虜略民人以自益。又州

郡兵家為賊所得者。更懷離心。言州郡兵其家有為賊所得者必懷反顧

而有離散之心也。儉等所迫脅者。自顧罪重。不敢復還。此為

錯兵無用之地。錯倉故翻。置也。停軍不進是置之於無用之地。而成姦究之

源吳寇。因之則淮南非國家之有。譙沛汝豫危而不

安。豫即潁川也。豫州時治潁川。故曰譙沛汝豫四郡皆屬豫州。此計之大失也。軍

宜速進據南頓。南頓縣屬汝南郡。故頓子國應劭曰。頓迫於陳。其後南徙。故號南頓。南

頓有大邸閣。計足軍人四十日糧。保堅城。因積穀。先

人有奪人之心。左傳楚令尹孫叔敖之言也。杜預注曰。奪敵戰心。先悉薦翻。此平

賊之要也。基屢請乃聽。進據潁水。水經注汝水東南過定陵縣。又東南

逕奇維城。枝分別出。世謂之大潁水。潁水東流。至南頓縣北。入于頓。師古曰。隱於謹翻。又音殷。閏月

通鑑卷之六十一 魏紀八 高貴鄉公 三

甲申師次于灃橋儉將史招李續相次來降王基復

言於師曰復扶又翻兵聞拙速未覩為巧之久也孫子方

今外有疆寇內有叛臣若不時決則事之深淺未可

測也言儉欽之變若不以時定恐吳寇乘議者多言之而來則禍之深淺有未可測者

將軍持重將軍持重是也停軍不進非也持重非不

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耳今保壁壘以積實資虜而

遠運軍糧甚非計也師猶未許基曰將在軍君令有

所不受孫子及司馬穰苴皆有是言彼得亦利我得亦利是謂爭

地孫子之言所謂九地爭地其一也南頓是也遂輒進據南頓儉等

從項亦欲往爭發十餘里發兵一而行十餘里聞基先到乃復

還保項 癸未征西將軍郭淮卒以雍州刺史陳泰

代之雍於用翻吳丞相峻率驃騎將軍呂據左將軍會

稽留贊襲壽春驃匹妙翻會工外翻司馬師命諸軍皆深壁高

壘以待東軍之集東軍青徐之軍也諸將請進軍攻項師曰

諸軍知其一未知其二諸軍當作諸君淮南將士本無反志

儉欽說誘與之舉事說輸蒞翻謂遠近必應而事起之日

淮北不從淮北謂豫兗也史招李續前後瓦解內垂外叛自

知必敗困獸思鬪左傳吳夫槩王曰困獸猶鬪速戰更合其志雖

云必克傷人亦多且儉等欺誑將士詭變萬端小與

持父詐情自露此不戰而克之術也乃遣諸葛誕督

豫州諸軍自安風向壽春

安風縣前漢屬六安國後漢併屬廬江郡魏分安風

等五縣置安豐郡屬豫州征東將軍胡遵督青徐諸軍出譙宋之

間宋謂梁國之地梁國都睢陽故宋都也絕其歸路師屯汝陽

汝陽縣屬汝南郡在汝水之北毋丘儉文欽進不得鬪退恐壽春見襲計窮

不知所為淮南將士家皆在北衆心沮散降者相屬

果如王肅之計屬之欲翻惟淮南新附農民為之用儉之初起遣

健步齋書至兗州健步能疾走者今謂之急脚子又謂之快行子兗州刺史

鄧艾斬之將兵萬餘人兼道前進先趨樂嘉城

水經注水過汝陽縣北又東南過南頓縣灑水注之又南逕博陽故城東城在南頓縣北四十里漢宣帝封丙吉

為侯國王莽更名樂嘉城以待師儉使文欽將兵襲

之師自汝陽潛兵就艾於樂嘉欽猝見大軍驚愕未

知所為欽子鴛年十八勇力絕人謂欽曰及其未定

擊之可破也於是分為二隊夜夾攻軍鴛帥壯士先

至鼓譟帥讀日率軍中震擾師驚駭所病目突出恐衆知

之嚙被皆破齧被以忍疼齧魚結翻欽失期不應會明鴛見兵

盛乃引還還從宣翻又如字師與諸將曰賊走矣可追之諸

將曰欽父子驍猛未有所屈何苦而走師曰夫一鼓

作氣再而衰左傳魯曹劇之言鴛鼓譟失應其執已屈不走

何待欽將引而東鴛曰不先折其執不得去也乃與

驍騎十餘摧鋒陷陳陳讀日陣所向皆披靡披普彼翻遂引去

文鴛

師使左長史司馬班率驍騎八千翼而追之魏公府及諸大

將軍位從公者各置長史一人惟大將軍府及司徒府加置左右長史各一人翼者張左右翼而追之

鴛以匹馬入數千騎中輒殺傷百餘人乃出如此者

六七追騎莫敢逼殿中人尹大目小為曹氏家奴常

在天子左右大目時為殿中校尉師將與俱行將讀如鳳將雞冠距鳴將之

將音如字大目知師一目已出啟云文欽本是明公腹心

但為人所誤耳又天子鄉里文欽燕人故鄉里素與大目

相信乞為公追解語之謂追欽而為師自解釋言令之也為于偽翻語牛倨翻

還與公復好復還也反也好善也謂還復相善也好讀如字師許之大目單

身乘大馬被鎧冑被皮義翻追欽遙相與語大目心實欲

為曹氏偽翻謬言君侯何苦不可復忍數日中也蓋謂

文欽何不堅忍數日與師相持師病已篤必當有變也復法又翻欲使欽解其旨胡解

買翻喻也曉也欽殊不悟乃更厲聲罵大目曰汝先帝家人

不念報恩反與司馬師作逆不顧上天天不祐汝張

弓傳矢欲射大目傳讀日附射而亦翻大目涕泣曰世事敗矣

善自努力是日母丘儉聞欽退恐懼夜走眾遂大潰

欽還至項以孤軍無繼不能自立欲還壽春壽春已

潰遂犇吳吳孫峻至東興聞儉等敗壬寅進至橐臯

春秋會吳于橐臯杜預曰在九江浚道縣東南今其地在巢縣界亦謂之柘臯橐音託又讀為柘文

欽父子請軍降降戶江翻母丘儉走北至慎縣慎縣漢屬汝南郡魏

通鑑卷七十六 魏紀八 高貴鄉公 后

通鑑卷之六 魏紀八

分屬汝陰郡賢曰慎縣故城在今潁州潁上縣西北
余按儉自項走至慎慎在項南非北也北乃比字之
誤比必
寐翻 左右人兵稍棄儉去儉藏水邊草中甲辰安

風津民張屬就殺儉 水經注淮水東過安豐縣東北
又東為安豐津水南有城故安

豐都尉治後立霍丘戌杜佑
曰安風津在壽州霍丘城北傳首京師封屬為侯諸

葛誕至壽春壽春城中十餘萬口懼誅或流迸山澤

或散走入吳 孟翻詔以誕為鎮東大將軍儀同三司

都督揚州諸軍事夷母丘儉三族儉黨七百餘人繫

獄侍御史杜友治之 治直惟誅首事者十餘人餘皆

奏免之儉孫女適劉氏當死以孕繫廷尉司隸主簿

程咸議曰 魏晉之制列卿各置丞
功曹主簿五官等員女適人者若已產

育則成他家之母於防不足以懲姦亂之源 防謂禁

於情則傷孝子之恩男不遇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

於二門 嬰當也二門謂父
母之家及夫家也非所以衰矜女弱 女陰類

弱在室從父母既
嫁從夫故曰女弱均灋制之大分也 分扶臣以為在

室之女可從父母之刑既醮之婦使從夫家之戮 毛

曰醮冠娶祭各酌而無酬酢曰醮禮記曰醮於客位
冠禮也父親醮子而命之迎婚禮也晉志曰古者昏
冠皆有醮鄭氏醮文
三首具有存醮子肖翻朝廷從之仍著於律令 舞陽

忠武侯司馬師疾篤還許昌留中郎將參軍事賈充

監諸軍事克達之子也 賈達事武帝文
帝監古衙翻衛將軍昭自

洛陽往省師 魏制衛將軍班車騎將
軍下位從公省悉景翻師令昭總統諸

通鑑卷之六 魏紀八 高貴鄉公

軍辛亥師卒于許昌卒子中書侍郎鍾會從師典知

密事中詔敕尚書傅嘏詔自中出上意也是時詔命皆以司馬氏之意行之此詔

出於禁中之意故曰中詔以東南新定權留衛將軍昭屯許昌為

內外之援令嘏率諸軍還會與嘏謀使嘏表上上時

輒與昭俱發還到洛水南屯住二月丁巳詔以司馬

昭為大將軍錄尚書事會由是常有自矜之色嘏戒

之曰子志大其量而勲業難為也可不慎哉為後鍾會作亂

張本吳孫峻聞諸葛誕已據壽春乃引兵還以文欽

為都護鎮北大將軍幽州牧漢置都護於西域於西域稱都護將軍然未嘗

以為將軍號至光武遂有都護將軍之官三國位從將軍號今以欽為都護蓋

又在左右都護之上矣三月立皇后卞氏大赦

后武宣皇后弟秉之曾孫女也秋七月吳將軍孫

儀張怡林恂謀殺孫峻不克死者數十人全公主譖

朱公主於峻曰與儀同謀峻遂殺朱公主朱公主吳主權之女

適朱據者也峻使衛尉馮朝城廣陵魏之廣陵郡治淮陰漢之廣陵故城廢棄

不治功費甚眾舉朝莫敢言唯滕胤諫止之峻不從功

卒不成卒子漢姜維復議出軍復扶又征西大將

軍張翼廷爭爭譚以為國小民勞不宜黷武維不聽

率車騎將軍夏侯霸及翼同進八月維將數萬人至

枹罕枹罕縣前漢屬金城郡後漢屬隴西郡魏時廢省枹音膚趨狄道趨七征西

將軍陳泰救雍州刺史王經進屯狄道須泰軍到東

西合執乃進泰軍陳倉經所統諸軍於故關與漢人

戰不利故關謂漢時故邊關也在洮水西經輒渡洮水泰以經不堅

據狄道必有他變率諸軍以繼之經已與維戰於洮

西大敗洮土刀翻以萬餘人還保狄道城餘皆犇散死者

萬計張翼謂維曰可以止矣不宜復進或毀此大功

為蛇畫足戰國策曰昭陽為楚伐魏覆軍殺將移師攻齊陳軫為齊王使見昭陽曰楚有祠者

賜其舍人酒一卮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先成引

飲之有餘請各畫地為蛇先成者飲酒一人先成引

酒飲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為足

未成一人之蛇後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為

之足遂飲酒今君攻魏既勝復移師維大怒遂進圍

狄道辛未詔長水校尉鄧艾行安西將軍與陳泰并

力拒維晉志曰四安起於魏初在四鎮之下戊辰復以太尉孚為後繼

泰進軍隴西諸將皆曰王經新敗賊眾大盛將軍以

烏合之眾繼敗軍之後當乘勝之鋒殆必不可古人

有言蝮蛇螫手壯士解腕漢書田榮傳曰蝮螫手則

蝮一名虺螫人手足則割去其肉不然則死師古曰

爾雅及說文皆以為蝮即虺也博三寸首大如臂而

郭璞云各自一種蛇其蝮蛇細頸大頭焦尾色如緞

文之間有毛如猪鬣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尺一名

反鼻非虺之類也今以俗名證之郭說得矣虺若土

色所在有之蝮蛇唯出南方蝮芳六翻螫式亦翻腕

烏貫翻陸佃埤雅蝮蛇怒時毒在頭尾螫孫子曰兵

通鑑卷之六十一 魏紀八 高魯卿 毛

也不如據險自保觀釁待敝然後進救此計之得者也
 也泰曰姜維提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
 戰之利王經當高壁深壘挫其銳氣今乃與戰使賊
 得計經既破走維若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櫟陽
 積穀之實櫟陽縣前漢屬左馮翊後漢魏省余謂櫟陽在長安東北維兵方至狄道安得便可
 東據櫟陽泰蓋言畧陽耳櫟音藥藥畧聲相近因語訛而致傳寫字訛耳放兵收降降戶
 招納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四郡謂隴西南安大
 魏郡及晉乃惡鳥此我之所惡也路翻而乃以乘勝之兵
 挫峻城之下銳氣之卒屈力致命攻守執殊客主不
 同兵書曰脩櫓輶三月乃成拒堙三月而後已此

子之言也孫子之說以攻城為不得已魏武注曰修治也櫓大楯也輶輶者輶伏其下四輪從中推之至城下也杜佑曰攻城戰具作四輪車車上以繩為脊生牛皮蒙之下可藏十人真墮推之直抵城下可以攻掘金火木石所不能敗謂之輶輶車注又曰距堙者踊土稍高而前以射其城也杜佑曰上山即孫子所謂距圍也應劭曰輶輶匈奴車非也蓋攻城之車耳師古曰輶扶云翻輶於云翻誠非輕軍遠入之利也今維孤軍遠僑僑音喬寄也客也糧穀不繼是我速進破賊之時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文子之言淮南自然之執也洮水帶其表維等在其內今乘高據執臨其項領不戰必走寇不可縱圍不可久君等何言如是遂進軍度高城嶺水經注曰隴西首陽縣有高城嶺嶺上有源城城曰潛潛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

角狄道城中將士見救至皆憤踊維不意救兵卒至

卒讀曰猝緣山急來攻之泰與交戰維退泰引兵揚言欲

向其還路維懼九月甲辰維遁走城中將士乃得出

王經歎曰糧不至旬向非救兵速至舉城屠裂覆喪

一州矣隴西畧陽天水南安秦州也喪息浪翻泰慰勞將士前後遣還

更差軍守差擇也遣還王經所統將士更擇軍以守狄道勞功到翻差初佳翻并治城

壘治直之翻還屯上邽泰每以一方有事輒以虛聲擾動

天下故希簡上事上時事翻驛書不過六百里狄道東至洛陽二于

二百餘里而驛書不過六百里蓋傳入近襄郡縣使如常郵筒以達洛陽也大將軍昭曰

陳征西沈勇能斷沈持林翻荷方伯之重荷下河翻救將陷之

城而不求益兵又希簡上事必能辦賊者也都督大

將不當爾邪姜維退駐鍾提鍾提當在羌中蜀之涼州界也初吳

大帝不立太廟以武烈嘗為長沙太守立廟於臨湘

吳大帝謚其父堅曰武烈皇帝長沙郡治臨湘縣使太守奉祠而已冬十月

始作太廟於建業尊大帝為太祖考異曰吳歷太平元年正月立太

祖廟沈約宋書孫亮立明年正月立權廟今從吳志

資治通鑑卷第七十六

